

曹聚仁 著

文坛三忆

弘一法师

酒人与诗人

白屋诗人刘大白

南社巨子柳亚子

黎烈文与《自由谈》

神仙·老虎·狗



三联精选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文坛三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坛三忆/曹聚仁著. -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 11

(三联精选)

ISBN 7-108-01341-X

I. 文… II. 曹… III. 名人-生平事迹-中国-近代
IV. K8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29770 号

文坛三忆



责任编辑 郑 勇

封面设计 宁成春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宏文印刷厂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6.875 印张 112 千字

1999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01-10,000 册

ISBN 7-108-01341-X/1·245

定价 9.50 元

三联精选 缘起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成立以来,本着生活书店创始人邹韬奋先生“竭诚为读者服务”的宗旨,为几代读书人提供了大量优秀图书,也由此逐渐形成了三联图书的风格与特色。

多年以来,由于主要致力于推介新作,许多曾经在读书人中产生过广泛影响的书,无暇顾及重印,读者呼唤重印之声不绝。其中尤以一些出自大家之手的小书,既是厚积薄发之作,落笔为文而又平易畅达,堪称书林经典,备受读者眷顾。精品的价值在于传世久远;经典的意义在于常读常新,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它们依然是读书人书架上的必备品,或枕边的常读书。值三联书店成立 50 周年之际,我们从半个世纪以来三联版图书中,整理甄选出一批兼具人文精神与思想智慧的精品;同时也遴选一些非三联旧版,但品格相近的图书加入其中,辑为“三联精选”文库。文库秉承译域外菁华与开掘本土资源并重的传统,兼收著述与译作。收录作品力求篇幅短小,而且文字平易,借以体现我们一向注重学术普及与文化积累的理念。为方便读者皮藏,统一开本版式,重加录排校订。同时,基于面向普通读者的考虑,力求价格低廉。今后我们将秉此标准与宗旨,陆续精选,以副广大读者厚望。谨布区区之诚,希望得到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 年 8 月

前词——五十之年

他是孤独的，他恨人，他亦被人恨；他爱人，他不被人爱；他在周围造成了一片空虚。这还不算什么，最坏的并非是成为孤独，却是对自己也孤独了，和自己也不能生活，不能为自己的主宰，而且否认自己，与自己斗争，毁坏自己；人们时常说起他有一种反对自己的宿命，使他不能实现他任何伟大的计划。他的不幸的关键，足以解释他一生的悲剧，只是缺乏意志和赋性怯懦。在艺术上，政治上，在他一切行动和一切思想上，也都是优柔寡断的。

——罗曼·罗兰：《弥盖朗琪罗传》

一、“年行已老大”

一位朋友提醒我：“你是五十之年的人了！”我瞿然

自惊。对镜自照，白发满头，真的是五十之年的人了。吾家子恒有云：“四十之年，忽焉已至，年行已老大，但未白头耳。”像我这样一个白头的人，难怪满怀都是萧索的秋天气象了；那位朋友，随又分析我的心境，说是“由于精神上的衰老，所以保守慎重，没有先前那么战士式的锋芒。”这也可以说是知己之言。

有一年夏天，那时，我还只有三十七八岁，旅居余姚。看见一群青年学生，在旅馆的客厅上高声唱歌，便走了过去，想跟着他们一同唱几句；哪知我一走近，他们都停声了。他们对我格外表示尊敬，我和他们的距离便格外远了。一时凄然之感，如箭刺心，人到中年，便不复能在青年群中散步了。

2

不过我这个中年人，虽然不十分天真，却也不是世故老人；说到写文章，虽像是贫血的奶妈，拼命地挤一点奶汁出来，却也并非有什么“不能已于言”的苦衷。十五年前，我曾以但丁自比，并非我狂妄，以但丁的天才及其伟大成就自比，而是以但丁的处境自况。但丁的心中，对于社会革命与国家统一这两种工作的先后，常是彷徨、苦闷、不知应当把哪一方面看得重要些；后来，他终于为谋国家的统一而努力了。抗战给我一个新的信念，那时我相信中华民族有了新的希望，我还相信抗战的血，多流一点，或许社会革命的血就可以少流一点，因此，我对中国的前途，也一变而为乐观者了。

可奈在泥泞长途走了一阵子，这份乐观的念头，又

渐渐褪了色；到了今日，依旧回到但丁当年徘徊歧途的心境，何去何从？简直无法把握。照说，五十之年的人，还有什么希望呢？假使时代吩咐我，说“你倒下去！你填到沟坑里去！”好，我就填到沟坑中去了；我自知甚明，决不该做时代的绊脚石的。记得我那年在余姚小住的时候，友人某君，邀我吃午餐，饭后，忽有一青年叫工友来邀我，他“教训”我道：“你是领导青年的，不要随便吃别人的酒肉，不要和别人应酬。”他那番热心，我真受宠若惊；不过，我对他说：“朋友邀我吃饭，该不该吃，我的看法或许和你并不相同，且不去谈。不过说我领导青年，我从来无此念头；我这个人，从来不领导别人，也不让别人来领导我。”到了今天，我的想法还是如此。语云：“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绝物也！”吾其为绝物乎！

二、“不能奋飞”

三十年来，和我们同一辈的朋友，升沉穷达，变化很多。由于政治斗争的尖锐化，各人翻各人的筋斗，拆穿了也就是这么一回事。瞿秋白先生，他殉难时的遗书说：“我们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经历风波，造成了这样浓厚的虚无色彩，多么可以伤心呀！知识分子比一般人多些知识，时常要多想一点；世间百凡事业，为什么不可以合作并进？各党各派，为什么不可以并行不悖？

一投入政治的漩涡,为什么非你刀我枪,拼个死活,抹杀了理性,只凭兽性的冲动?这都是我们知识分子所不能理解的。”正如萧伯纳所写的,肚子饿的恺撒也就是常人;一个革命战士的心境,和今日我们的心境,我们的看法,又有什么不同呢?德国有一个社会民主党的党员,他对一位他国的朋友,叹息道:“我是这样的一个人,觉得事事可以用情感讲得通,人人都是可爱的,而且无时不想帮助他人。但是事实呢,没有一个人得到我的帮忙,如今连自己也感到不可能了。所谓情感,是看不出来的,威力反倒受崇拜。我们在炉边纵谈了一晚人类的爱,赶不上一个说谎的人在群众中大声一呼的万分之一。我这一生是命运注定了,但是想不到社会民主党也沦落到我这般地步。回想她十年前是如何煊赫一时,竟像是我回想我儿时所看到的父母的努力一般。”这些话,在今日,不也同样响在我们的心头吗?罗亭离开娜泰雅时,写给她的信中有云:“大可异的,凡近于滑稽的,是我的命运,我想献出我自己,切望地,整个地,为了某种事业,而我不能献我自己。我将为了什么,连我自己都不能相信的傻事,或别的把自己牺牲作为了结,可怜,我们所能反省的,也是如此。”

还有一位朋友说:“你总是脱不离罗亭的影子。”这话我应该承认的,不过我们眼前这一群人,又有谁能脱开罗亭的影子呢?那位日本的社会主义师河上肇,他满了刑期,从狱中出来,对新闻记者说:“力量微弱的

我，在暮年已迫的今日，早已不堪再走荆棘的路。我想我是完成了作为学者的任务的人，今后完全过隐居的生活。现在成为一退出战斗场，老废兵的我，所希望的，是如何在不妨碍人类进步的前提下，躲在社会的某一隅，作极安静之呼吸。”作为思想战士的他，对于政治斗争的厌倦，不也和我一样吗？我们这一群人，又有谁不受着恶劣政治空气的窒塞，愿意躲在社会的某一隅，作极安静之呼吸呢？

阿诺德曾经有一首诗，说到一头被捕的鹤，在秋天看见它的同类，从它的头上飞过，它的心是那么的不安。那诗句是：

正如一头被顽童们所捕的鹤，
系在庭中，在秋天看见
若干群它的同类者飞过它的头上，
到那有日光的较暖的陆地和海岸上去。
他挣扎着要脱离它的被系处，
和它们一同飞行，
跟着它们长鸣诉怨

生物学家解释这种不安定的心绪，说这动物的本能，肉体上的桎梏，要使一只鹤那么烦乱不安定，政治的锁链桎梏了我们的心灵，谁又不激起灵魂上的扰乱呢？诗《柏舟》：“忧心悄悄，愠于群小。觐闵既多，受侮不少；静言思之，寤辟有标，日居月诸，胡迭而微？心之忧矣，如匪瀚衣；静言思之，不能奋飞！”心灵大受了桎梏，直

率的敏感的人们,大概是愤怒着活不下去,于是便成为殉教者而被杀害了。不直率的人,就玩弄人生,自己麻醉着自己,活活地挨着过活,阮嗣宗一醉数十日,对穷途则痛哭,走这样迂曲的路以达到苟全的目的,也实在是可怜的!

三、几封旧信

那是十多年前的旧事了。长女蓁芙,在我那边养病,她时常和我谈到人生究竟的问题。我懂得她的心怀,一直没说什么,后来她孀僚夭亡,我又深悔当时没回答她的问话。其实她不懂得我的苦闷,为了她,我曾经写了几封信,给一位朋友,她有机会先读到这些信,应该可以明白我的用意的。今日重读旧信,为之恍然。

·第一信·

××兄:

我已在富春江上了;自从杭江铁路(即浙赣路)通车以后,我差不多有五年不走这条路了。这回不计程期,再趁船南行,让我受了伤的心,在那温暖怀抱中得一点安慰吧。这儿又唤起的记忆太多了,七里泷的水绿得那么可爱,山月那么亲切地觑着我;钓台呢,战巍巍地在招呼我,它说咱们久违了,我点点头,咱们真久违了。船老大,他们看我是稀客,很陌生似的,他们的

声音，每一字都是熟悉的。

不说这些吧！

我为什么要写辣斐德路呢？这里面便是我自己灵魂的告白。你知道一个游离彷徨怯弱无能的人真是多么不中用；在思想上，在政治主张上，一样的也在恋爱上，怯弱的人的影子，就是这么淡淡。辣斐德路的女主角之一，她还是我十年前的爱人，我是那么狂热地爱着她，我们想恋了整整两年。现在我仿佛是这样自骄，说我和她相爱了两年，连手都没握过，显得我们之间的纯洁，一种柏拉图式的恋爱；其实，还不是我的怯弱的灵魂的口供吗！

我在这儿反省，我的灵魂为什么这样怯弱呢？假说人生只是一种累积的“梦”。我不妨先谈谈我祖先的故事吧：当太平军从浙东退出，我们那个小村庄，人和房子都烧完杀完了，只留下一个寡了的曾祖母，孤了的祖父，她们母子俩是怎么过活的呢？先父曾经把他自己所耳闻目见的故事，绘成一幅连环故事图；我还在母亲的怀抱里，就开始听那些故事，看那些故事了；说这一幅是乞粥被打，那一幅是耐饥负米，这边是对乡保册书下跪，那边是对地痞流氓叩头。他们一生就靠对这个乞怜，对那个下跪，这么含垢忍辱活下来的。这含垢忍辱的历程，把先父锻炼成一副铜铁般坚强的意志。他一生对恶势力绝对反抗，永远保持着战斗的姿态。但当他把坚强意志带回到坟墓中去，留在我的躯壳里，

只有怯弱的影子；出了气的烧酒似的，一点也没有性子了。先父想把那幅故事的画来教训我们，那故事反而如幽灵一样永远追逐我，压在我的心头，反而成为祖父的肖孙了！

有人批评我，说我是“一时的忍受，永远的沮丧；假装的大量，变相的愤嫉。”这话说得很对。

·第二信·

× × 兄：

近家乡了。

从镜中，瞧见我自己消瘦的脸庞，迟疑着不敢回家中去，怕老母看了，她不知该怎么心痛呢！我本来只有近百磅的体重，经过这两个月的折磨，目眶深陷，臀骨山立，已如大病一场呢！

我在上海鬼混了这许多年，很早就厌倦了。曾经做过这样一个梦：想稍微积点钱起来，在西湖上过优游自得的生活；这梦，给九一八的炮声惊醒了。我知这时非优游之时，地非优游之地，我还得努力为社会多做点事的。五年来，我虽不敢说做了些什么，但应该呐喊的，我都呐喊过了。这样我认识了许多所谓“上流人物”，我才开始认识了易卜生笔底的“上流人物”，他们那个圈子中，像我这样中庸的人是不够他们咬嚼的；我正在躲避下去，正如一只受了伤的野兽，就躲到自己的草窠里去了。

到了母亲身边，这情绪显然有点异样的了。她的低声的嘱咐，她的温手的抚摸，她问这问那的关心，我刚从那种幸灾乐祸的眼色中逃出来，来到非常亲切，不打利害算盘的老母身边，判然是两个世界了。

不过我的妈妈，虽是这么痛爱我，但我和她之间，真有一段很长的距离，她似乎对我很陌生，并不懂得我的悲哀。

今日我的灵魂，显然可以分为两方面：一面是表示对于一切高压力的屈服，如我自己所诉说的，看见了周仓的大刀，就用双手紧闭自己的眼睛。一面表示对于一切高压力的反抗，当我重新睁开眼睛来看周仓的大刀时，却不吝惜我的血，我愿意用血去涂大刀的锋口。且看我就从这矛盾中挣扎出来吧！

目 录

前词——五十之年	1
----------------	---

上卷 明远楼前

一 明远楼	3
二 经子渊先生	8
三 后校长姜琦	13
四 非孝的故事——施存统	18
五 白屋诗人刘大白	22
六 法学士陈望道	28
七 我们的舍监夏丐尊	35
八 弘一法师	43
九 《背影》作者朱自清	47
十 萧山先生单不庵	55
十一 一师的毒案	60

中卷 莲韬馆外

十二 莲韬馆	67
十三 《世说新语》中的人物——曹礼吾	72
十四 书记翩翩潘伯鹰	81
十五 可杀的张凤	85
十六 《蕙的风》汪诗人	89
十七 杨人楩先生	96
十八 情书一束	100
十九 枫林话旧	106
二十 蓝布衫的故事	109

下卷 《涛声》与《芒种》的时代

二十一 花园坊一〇七号	117
二十二 “乌鸦”商标·《涛声》周刊	122
二十三 《芒种》的时代	128
二十四 “余致力”·徐懋庸	133
二十五 “楚狂老人”陈子展	136
二十六 《社会日报》与陈灵犀	141
二十七 黎烈文与《自由谈》	145
二十八 刚毅木讷周木斋	149
二十九 神仙·老虎·狗	151
三十 “短棍”黄芝岗	153
三十一 中型胖子赵景深	155
三十二 “莫泊桑专家”李青崖	157

三十三	不除庭草斋夫陶行知	161
三十四	酒人与诗人	163
三十五	上海《民国日报·觉悟》	167
三十六	青年导师邵力子	173
三十七	小凤叶楚伦	175
三十八	南社巨子柳亚子	177
三十九	翻出了筋斗的吴稚晖	182
四十	“过江津怀独秀”	186
四十一	一代政人沈仲九	190

我的丈夫与书本	邓珂云	194
---------------	-----	-----

上
卷

明
远
楼
前